



海虞馮武敬讀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

序致篇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適相模敷，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執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闐閱，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論。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
寡妻耳。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
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
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
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
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
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滌。二十以後。大過稀
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兢夜覺曉。非今悔昨。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鑊骨。非徒古

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
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
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
金櫃。子生咳嗔。師保固明仁孝禮義。導習之矣。凡康
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
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罰。父兄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遠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滏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馥抽腸斃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衰僭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覲通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

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與御進新水鈎盾獻早李遠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川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

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卿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篇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

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一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隙，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群從踈薄，則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姊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

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
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
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
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璉恠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
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
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
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
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
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四

吉甫賢父也伯竒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
性而後妻間之伯竒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
及吉甫汝不及伯竒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
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
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
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
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闐闐之耻
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
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
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
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
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
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
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般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
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
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
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
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竊有願焉

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管怒廢

儉吝不同

於家則賢子之過立見刑罰不申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召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首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之善時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壘感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牧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馭色。鄴下有一

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饜麋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鷄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賴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紝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賤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閹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毋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

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

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庶幾修牋書，朝夕輻輳，凡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淚，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

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百犯聞者辛苦無僂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鄉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曼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
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
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妹
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
毋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
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妣與自稱已母

禮記卷之二十一
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
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乎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
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
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
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愔愔無言者須言闕闕必以文

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為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
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亾者子某門中各以
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
於色猶云亾祖亾伯亾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亾
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帖也北土都不
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
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比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日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比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中土人曰卿此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
踈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
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
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
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吕后微
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
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望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
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
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

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碁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渼，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遷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狀，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袂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相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鑱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

食居家唯以搯搯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恠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

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劉緇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王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碁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
世諱避觸途急功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
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轉呼蒼頡篇有脩痛
鞞切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音羽罪反今北人痛
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
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齎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
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
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入事事
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
皆為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為御史中丞初
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與劉善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
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
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
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
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

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
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
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
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
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
為兄託子為弟者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
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宿古所貴也失
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謔怒拒客未通江

南溪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
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
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
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
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
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

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

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郝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

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為李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旣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踉高齒屐坐其子
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聖若神
仙明經求策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弰強弓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亾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形物執轡生組反風滅火化鷓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回轅觀罪分劔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悞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古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茆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強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比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

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
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
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
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
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
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
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
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
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
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
玄尚書事粲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
文集止有詩粲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
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
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
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
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
玄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益全真養性不肖以
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
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
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穿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
藏厚亾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正之情也王夷甫
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
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亦其領
袖玄宗所歸其餘狂枯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枿微賓主往復
娛心悅耳非齊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摠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
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妻太后
疾容色顛頽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獸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墜鉏投斧照雪聚帶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場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閹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為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
夷童小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毋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
以學為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飯我
自欲之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足矜人席坐謬誤蓋斬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誣時清河郡守刑峙當世
碩儒助吾證之赦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
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
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莘也乃為羊字人
饋羊以笈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又後
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顛字顛當為許錄反
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翺
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
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

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
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
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
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桐乃成一字竝從手撞都統桐
達孔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
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
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
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
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
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微質為周鄭

謂霍亂為博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言去海郡
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
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
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
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
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
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
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
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人

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
手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
 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獵音也亢仇舊是
 漫仇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
 子曰虫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蚕
 蛄名蛄音又非二首兩口令其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
 人城北有一小水上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
 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
 卽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
 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
 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
 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
 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

訪蜀土呼粒爲通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
下爲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實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
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鶡賦云楊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鴝音雀
侶鶡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
諱純旣不涉學遂呼鴝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
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鄉食者綠
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
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
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
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
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白楊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
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稍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麗踈繁欽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下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恆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
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爲誇勵正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

誂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藝
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我爲伊箕之義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
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

存亾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
製檄則目紹爲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
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
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
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
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

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
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
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
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甑而已 齊
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
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
躅放意填坑岬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骨氣調爲筋

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
多浮艷辭興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
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秦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
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
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
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
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
新文史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上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
恨徹於心隨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
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
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
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侶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
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
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
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

劣也。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灋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灋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人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比面事親。別舅。摘涓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江南文制欲

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風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素三公。頌曰。倚歎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文帝。誅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

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
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
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俛天
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
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挽
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
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
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
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
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

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
不述報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

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
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有
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雌聲又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
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
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
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
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

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
 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
 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
 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
 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填曼都詐稱得
 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
 文詩云霞流抱朴斲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
 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鑄鑲上音狼銀鑄大
 鑲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下音當太子亦是數千卷學
 士嘗作詩云銀鑲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

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
 日逐鷺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
 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
 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王籍
 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
 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
 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
 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
 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蘭陵蕭愨梁室上黃

疾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
 中踈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
 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
 愜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
 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
 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遠居響北闕愴愴呼變不道
 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
 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
 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
 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

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絕

名實篇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
 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
 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
 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神福祿非所以求名
 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是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
 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孰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

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自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謾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

問曰玉珽栢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
 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 治點子弟
 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
 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艱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
 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
 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
 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
 及遷為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
 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
 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
 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直風矣勸一史魚而
 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
 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
 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
 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脩善立
 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
 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菟爽俱昇松栢借茂感矣
 哉

顏氏家訓卷下

卷下

顏氏家訓上卷終

大歲戊子春朝讀



顏氏家訓卷下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

涉務篇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遠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百代文淵閣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使無媿耳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薄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益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
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益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

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菽鉏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

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者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

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傳也。摠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訖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于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諂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酌量功，伐厲色場，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

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
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多以
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
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
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垂肅正坑穽殊深
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
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闕得傷此言為

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
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婦我當
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
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
得臯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
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
臯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
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
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
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

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紛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

暑煩勞昔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
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
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
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
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譴思爲
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微倖富貴
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十四

顏氏之先本平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闢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
聚或作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
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義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
王受誅顏俊以據虛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均世亂離衣冠之上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微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

真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
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
亾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
所至平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
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
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爲
逆亂誑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
不識存亾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
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丈夫爾今世士大夫

但不讀書卽稱丈夫兒乃飯糞裹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
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
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
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此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
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
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
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
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
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
數日卽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
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摠錄甚備但須精審
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
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
保性有此主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

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
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
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
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
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
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
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導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
悲夫

歸心篇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
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
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滯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
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
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
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
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
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

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旣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沉厚鑿上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滌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郇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蓋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法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侶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

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
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
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已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
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
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鰓羹爲
業後生一兒頭是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王克爲
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譙而羊繩解來投一客
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
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齧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
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

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赤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怜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筭慎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之哉

書證篇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荇萎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萑江南俗亦呼爲猪萑或呼爲苜蓿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萑
菜呼人萑爲人苜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
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
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織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
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大傳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
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隲乎余
荅曰案毛詩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緇因呼為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詩云有滄萋萋與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滄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為兩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
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
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
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
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疢說文云疢二日一發之瘡疢有
熱虐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
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疢虐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
疢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
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
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
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
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夕音於景反

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
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
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
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
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
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
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藪而古叢字似取字近世儒

生因改為取解云木之取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
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反劉昌宗
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比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
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受於旅
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
儼儼也不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
言青青子衿傳曰青青衿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
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
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
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
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
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云姓名
題云王弼後人謝灵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
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
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肯省
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
其臂脰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蕭該云擗當
作擗音自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

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肯

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

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

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

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

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

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為驢虎視

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末

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史

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策為

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
作妬字誤而為妬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
妬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
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
而音甫謚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
宓羲之號處字從虎音宓字從宀緝下俱為宓末世
傳寫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
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處羲之後俗
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
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

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
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
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
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
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
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
是為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
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

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嘗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
 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
 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
 英布之誅為意音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
 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
 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蓋并
 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結
 灋度量制不賣歛疑者皆賣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
 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疑凡
 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
 兼為古譌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
 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兒之狀引旁作
 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
 提福字當從示提安也音匙七之匙義見蒼雅方言
 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
 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
 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

宮止掌王宮之戒令。紂禁鄭注云：紂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言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察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鰓，鰓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長

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鰓魚長者不過三尺，太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鰓字。孫卿云：魚鰓猶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地，蚕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鰓，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

削札牘之柝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泚泚毛傳云泚泚柝兒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盪鼓蒜果共一筭果當作塊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

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硯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裏結之裏言盪與蒜共苞一裏內筭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比目失也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劫即是敝僦之敝耳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張揖吕忱並云支傍作刀劔之刀亦是削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刀或借削字終當音九偽反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齧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嚶羹之嚶自爾便
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績謚也江
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
又有齶齶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
玉篇誤爲黑傍皆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
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皆是多
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
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
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
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

相考爲先云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
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
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
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
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炭度今日富貴忘我爲吹
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
止扉或謂之剌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
炊耳聲類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
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
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

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
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
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
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
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
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
不少以為何也 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
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
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
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

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

甫謚帝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

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

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

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嬖皆由後

人所屬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

為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

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

鴟呼緝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緝字呼蓋為竹簡反

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鏢字木傍作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暨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芻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若若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若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若于時當糾

六色芻作此若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耳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

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
 權務之精即用此也。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
 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
 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
 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
 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
 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
 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
 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

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
 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
 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廋亮耳。或
 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於祀主
 秋此賦本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
 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
 所居為嘉名焉。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
 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

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
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
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
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文
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
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
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
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
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
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

有禾名道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
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
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
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
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
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
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
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

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
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
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
旁爲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翟錯席中加帶
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
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爲猓音葛獸名經寵變成寵
孔也故動反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
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
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
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

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
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
二間舟詩云巨之秬秬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
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也春秋
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
貨泉爲白水直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
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劬叅
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
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
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

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河
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慧注慧暴也曾見
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吳
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
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
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
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
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
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
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
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高貴鄉公不辭反語以爲恠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
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
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諧失在

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銳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
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
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
以錢爲鋌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度
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
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
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踈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

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考
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
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裨爲逋賣反娃爲
於垂戰國策音勿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
眞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
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音益石分作四章李登
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
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
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

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
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音江南
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
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
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
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
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
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好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

反生惡殺於各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管仲號仲父案諸字書馬字鳥名或云語詞皆

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馬字音訓若訓何訓
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

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
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

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
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暗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良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

帝飲諳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反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琨自稱爲袞名洸自稱爲汪名紱藉自稱爲獬藉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見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直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人牘書跡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
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
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泊于齊末
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
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
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
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
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
其名矣蕭育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
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
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
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
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
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睨畫直運素
業豈見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
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
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

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
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
解追兵三九讌集常廢蔡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
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
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
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救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
竒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
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
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
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
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
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
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
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惜惜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
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
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
其矢之躡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彈基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篇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末啓末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

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
揚都汗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
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
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旆使汝等沉
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
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
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
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
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
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髻牙玉豚錫

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饗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
在言外載以警甲車視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
不知北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
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糞不得有
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
隨力所至勿剗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
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
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
而供及盡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

也云古者墓而不墳在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
守墳墓之時况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
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
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